獨醒子

獨醒子序

昨歲余同年弘菴子以大觀察抵任東粵適計吏以原職更調欣然西歸長途落莫舟中展卷潛玩至會心處輒錄而識之感懷觸景多發以己意

久而成帙因授之梓人余得而卒業焉見其以類屬詞旁引曲譬徵而衛德之原顯而天人之感以至治心理性敷政動民罔不具備然大要歸於見幾明決知止不殆眞若三閭大夫所謂

衆人皆醉我獨醒者与以獨醒子冠之首篇遂目之為獸醒子繹其自叙之旨視脫鉅任若棄敝蹝而以得遂休歇為甚快者噫青蠅玷璧非自招也緣地量移非劣處也一舉足即不失故

物而開府而卿貳皆旦晚事也乃不此汲汲而辭榮遂志念切烟霞纔抵家即葺惠麓山亭若將於一丘一壑爲終焉之計斯眞急流之湧退達士之高標也若世之人偶一失意競心益

熾營營烏傴僂俯伏於替鄒小兒之前濵於老死而不悟斯人也眞如沈湎於麴糵竟日裒裴回以濡首甚至囈語作病其視獨醒子何啻鵶得腐鼠而仰嚇鵷雛也雖然有出世之志而後

能建經世之業後天下之樂而樂者必能先天下之憂而憂者也據弘菴子今日之優游泉石而異日之顯設廊廟者可卜也余老且病頗忍須臾以觀勲業之盛

萬曆壬辰秋年弟唐裔湯述

獨醒子小引

余蒞東粵甫三月，聞訃報，解綬西歸，昕夕兀坐，每懷時入杳冥，形神兩忘，閒一推窗舒嘯，與山川應接，頗覺意適，輒諸受事，磊磊案牘鞅掌時與

感霄壤云嗟三百年身世渥
電浮漚剎剎長辭隱聿韶駒
歷隙曾幾何時藿食杞憂又
奚足補竊壯也行意蠢天將
玉如易學爲免貽錢以償歟
之塲已人云柿法家則甚快

以興至輒展卷自怡倦則拋去
偶寐讀不成誦亦不求解有
所觸輒書以記其忘返披盧
不覺盈帙再閱一過無當尾
笑聊資捧腹耳言之無文事
之不諱姑以因首篇首獨

醇子遂以命名敵竊以於枉
下非僭擬於三閭觀者幸寬誚
讓焉
萬曆壬辰夏五錫山人弘菴
賈應壁識

獨醒子上

錫山賈應璧遜甫著

甥張咽卿與時甫校

獨醒子衣冠楚楚履中規矩性不嗜飲強之則嘔吐欲絕一日誤入醉鄉鄉人無弗飲者群然相邀命酌始而抵掌諧咲相淂甚歡繼之狎褻箕踞放言恣論旁若無人自詡以為曠達獨醒子不勝杯酌攝衣欲起衆艴然不悅曰子醉哉何來須臾而遽欲去乎無乃以我

輩為不足並乎感瞋目怒視且詈且逐㳂疾
走則裂冠毁裳幾不免矣獨醒子歸省不得
其故乃歌曰江河倒逝兮涇渭混流鮫龍潛
蟄兮魴鯿出游璞瑾為石兮薰蘭為蕕西子
擯卻兮無鹽好求因以其事質諸忘機道人
道人曰醉醒何辯辯夫勢而已矣勢有強弱
弱與強爭則強者勝勢有衆寡寡與衆爭則
衆者勝故水之熄火理也而揚杯水以救燎
原則迂土之障水理也而握掫土以塡巨浸

則拙子以獨醒當衆醉迂耶拙耶宜乎其以子為醉也又何恠乎見逐哉昔人有呼馬而應之以馬呼牛而應之以牛者彼豈不知已之非馬牛哉順其勢自以忘其身耳獨醒子憮然又歌曰泰山高兮土壤積蒼海深兮百川納至人虛兮包六合

猛虎伏罔見形則噬茍無渡罔之夫爪牙雖烈不為害也含沙伏澗見影則射茍無越澗之人陰噴雖毒不為凶也夫猛虎好噬不能噬

無形而人之噬人不必其有形即素不覿面如秦越人之不相識者亦得而噬之含沙好射不能射無影而人之射人不必其有影即數千里外如風馬牛之不相及者亦得而射之以是禍生於形影者人猶得以形影避之禍起於無形影者人莫知所避矣然則人心其尤甚於猛虎也哉其尤毒於含沙也哉

潮之瀕陽人不事耕作多以泛海聊生日衝風破浪出沒巨洋以圖升斗之養終其身貿貿

爲若不知有家者一旦揚帆鼓枻飄至扶輿國土扶輿人招之曰子何來曰來自中土治何生曰航海爲生曰食曰米一升曰衣嵗布一疋行年幾何曰歷三百三十五甲子矣扶輿人曰天地之造物也甚博而人之受氣於天地也甚眇日月之運行也甚久而人之取精於日月也甚暫夫以眇然之身托暫寄之迹縱目休歇於安樂場猶恐外物足以攖吾慮而搖吾精也何乃不謀自適而好自勞苦

役役於濟蕩之鄉冒不可停之險以邀不可
必之利女自以為得矣自我視之人生百歲
一瞬耳即日享千鍾無補於身心之萬一況
所食不過太倉之一粒所飲不過滄海之一
勺外之風浪撓其形内之恐懼驚其心寸板
之下即為黄泉倘一失利將葬於魚鼈之腹
矣吾甚為子惜之子不見吾國之人乎家有
數畝春耕秋收稻粱滿畦夫妻父子相聚一
室親戚朋友往来相呼為樂風雨晦冥閉戸

相守晝作夜息名利不入於心即三公無以易也予能鑿一杯之土搆一室之畫則食有餘飽居有餘安矣奚必冒不測之險以延須臾之生哉海陽子俛首若有所失良久曰吾土之人悉以徽利是競汎海為生故吾向也亦習而安焉不知勞苦之若此也徽子之言幾汩沒吾生矣今而後終身不復言汎海矣遂就扶輿而家焉

客有觀劇戲者聞越調則喜聞楚調則戚必驅

而易之乃竟席大觀子曰楚人之不能歌越猶越人之不能歌楚各適其情而已奚必辯楚越哉試觀吾人朝燕暮秦奔走於名利之場生榮死哀聚散於代謝之頃窮達相形欣戚互感即吾人之劇戲也推之於物或歡呼於簷溜或叱咤於庭槐或抱砌以長吟或穿花以度曲翻翻舞翅裊裊好音即物類之劇戲也又推而極之陽春佳麗和氣發舒霏雪滿空朔風凜冽山川競秀雲物變幻此又造

化之劇戲也撫時育物皆為樂事觸目感心無非宴喜瞬息韶駒過隙倐焉劇散筵收矣對境者當自得之奚必辯楚越哉

客問人生窮通得喪果有命乎曰有奚辯曰辯之以理非若世之星卜術也試以士言之士未仕初習舉子業研思經術淹貫義理搦管為文沛然如泉爍然成錦命焉有終窮者乎設有窮焉可以委之命矣苟居則事游蕩試則事奔競提筆不能成句欲僥倖於萬一一

不得志則悲其窮曰有命吾弗謂之命也既仕謹守成法明習吏事於人情無所狥於貨財無所私命爲有不通者乎設有不通可以委之命矣苟違道以干譽咈民以從欲廢法以圖利徒日狥於粉飾之具惟是辱且不免矧欲求通苟不能通猶然曰有命吾不謂之命也即士而農工商旅可類推矣傳曰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險以僥倖居易俟命者盡其道者也行險僥倖者立於巖墻之下者

也嗚呼知此可以言命矣

君子待人以誠而或致人之欺終不以其欺已而貳吾之誠也示人以信而或起人之疑終不以其疑已而爽吾之信也施人以恩而或招人之怨終不以其怨已而輟吾之恩也蓋天無所不覆四時有常叙焉日月無所不照晝夜有常度焉君子無所不容屈伸有常行焉在人者不可必在我者可自盡君子惟盡其在我而已矣

天下之最難懲者忿茍於橫逆之來處之泰然無纖毫介意最難窒者慾茍於貨色之交視之澹然無纖毫動心非有天下之大勇者不能也

大忿能懲大慾能窒可謂善用其勇矣此其所關者大故人所致力者多也然或小有中情所即生一喜心小有拂意即生一怒心此尤人所易忽不覺其感之速而應之切者於此不能消融猶然內之未定也天下未有

物不

勤而可謂之養盛也者故君子所養必自獨知始

醯醢易以醉人不飲則視之若鴆毒矣艷冶易以迷人不淫則視之若髑髏矣貝玉易以移人不貪則視之若糞苴矣暴戾易以觸人不爭則視之若飄瓦矣四者之情既平由是達可以忘華袞之榮窮可以安蔬水之樂以之養生久而益光以之應物錯而不變一毫無所累於心也故關尹子曰物之來干我者皆

攝之以一息知此不惟心無所累而萬物皆為我用矣

或問人之受福於天何厚薄久暫之不齊也其道可得聞與曰朕兆茫茫予奪無常未可留來不可量天道豈易言哉雖然嘗徵之物理矣華之茂者乘其蓓蕾而刪之則發舒益茂不然前之盛者後必凋也果之繁者乘其未實而摘之則結子益繁不然始之多者終必耗也儲擔石於家儉者可供百日遇何曾

之簞一筋而空矣釀尊罍於堂嗜者可飲數月遇高陽之徒一吸而傾矣焚膏燭於密室明光可以達旦置之風前不逾漏滅矣由是觀之予之厚薄係乎天享之久暫存乎人人之作用不同故受享亦異耳昔人有言曰留有餘不盡之祿以還朝廷留有餘不盡之財以還百姓留有餘不盡之巧以還造化留有餘不盡之福以還子孫噫知其說者可以達天道矣世有享富貴而不知足暴殄天物而

不惜者獨何心哉

尺璧在山美未彰也鑿石者得之玉豈有求於人哉天不使之終埋耳夜光在淵輝未露也剖蚌者得之珠豈有求於人哉天不使之終沉耳世有至寶世自珍之彼抱璞而泣剖腹而藏者亦過矣

人有隱行天必顯之苟不顯於其身必於其子孫蔑之天道也人道也彼有寸長而急急於自鳴者亦淺矣

人以陰德及人者必獲陰德之報以陰事中人者必獲陰事之報其所報者不必盡出於受者之手而出爾反爾自不容爽也噫此非人所為天實主之非天所命人實召之感應之幾亦微矣

人之安身立命本自愛欲中来故其發於情也愛欲為切其難制也亦愛欲為甚小之而食色貨利大之而富貴功名人情孰不欲靡靡而猒足焉甚則竭精僵神謀其力之所不及

圖其勢之所不能至有寧死而不休者豈非愛欲之爲祟哉試反而思之人生在世受用幾何錢貨盈庫所需僅爲長物粟穀盈倉所食不過充腹錦帛盈笥所衣不過蔽體艶冶盈室所資不過字育童僕盈庭所給不過使令豐功盛名無非事人之事高爵崇祿無非憂人之憂向之經營於吾前者雖甚多而取以養吾之生者則甚少也知錢貨太積則慮其散失粟帛太繁則慮其敝壞僕妾太盛則

慮其奔佚功名太高則慮其玷損爵位太崇則慮其殞越欲擺脫業已受其束縛欲一一顧惜則精神有所不逮蚤夜勞思斃而後已種種色色無非伐性之斧斤戕生之鴆毒也吾之所謂愛欲者不為吾之大患害乎故達人養生澹然無欲其来也不拒其去也無求世之一切可愛可欲者視之若浮雲然

好善惡惡好逸惡勞好生惡死人之情也何世之人見善則怯見惡則趨日夜焦勞不務安

逸所經營者多伐性喪生之事豈其好惡之情與人殊哉蓋其中之所蔽或好名或好利或好色三者交戰於胸中因以奪其好惡之真情故其夜之所思晝之所爲惟惡是務無善可見雖勞不憚寧滅其身而不悟也苟能以好道之心易其好名好利好色之私凝其神於太虛滌其欲於太素淵然湛然一物無以攖其慮則有善可進無惡可袪不求逸而自逸不求生而自生其好惡有不與人同情

者鮮矣

南海赤帝子向離出治有臣五人曰眸子者司鑒貌別色曰爾聃者司聆音察理曰閶兌者司辭令出納曰馮翼者司捧持扶掖曰繼武者司奔走趨蹌五臣在帝左右或居耳目之官或專喉舌之任或寄股肱之托各効其職君臣似謂深相得矣一日帝陛丹澗之殿闢衆妙之門屏羣寺之黨恭默思道愀然不樂呼五臣至前而切責之曰寡君無良實左右

是賴五臣輔相有年計行言從體恤周至可謂待之不薄矣吾欲並觀而將予不能啟吾之明逞睚眦而悅艷麗使吾常病於瞽吾欲兼聽而爾聃不能擴吾之聰獄逆耳而悅新聲使吾常病於聾吾欲三緘而商兌不能括吾之囊詞令之渙發使吾多失於躁妄吾欲端拱而馮翼不能作吾之恭使吾揖讓不協於規矩吾欲安詳而繼武不能增吾之重使吾步履不中於繩尺有臣如此將為賴之若

不嚴加策厲吾将褫其職而逐之矣五臣𢡟

懼不寧咸叩首謝曰臣等奉職無狀厥罪彜

辭第念責有所主非臣所淂嵩若望王察之

葢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者也君令

於上臣恭於下五臣惟奉令承教之不暇而

暇為自便乎臣職業謂已盡詎意王猶督過

之也倘沐宥其既往開其自新臣等顉進一

得以效忠焉惟王首先庶物邑已率下端居

靈臺之上游息汪洋之中清靜寡欲無一物

之投其好凝神定慮無一念之入於邪臣等自能將順王休又何敢妄有所效哉帝默然良久曰朕方責臣臣反責君君臣交儆一時良遇予甚嘉焉令與諸臣約責在一人者予自任之責在諸臣者當共勉力圖之凡予視聽言動稍不循理汝等即反命而力諍之毋遂予過予當從諫弗咈也五臣咸稽首稱賀曰君言及此誠社稷靈長之福也敢不奉命惟謹

有民社寄者若為人荷擔然物有輕重路有險夷時有蚤暮何不齊也物輕則易舉路夷則易行時蚤則易至彼負重者非彈力不能舉矣歷險者即彈力非有推挽不能行矣來暮者須臾不能韡色即彈力推挽且未至矣甚則有并其擔而損失之者主人惟計其能至而完璧者授若直否則非指其直且責之償其輕重險夷蚤暮俱弗問也噫人之遭遇有幸有不幸哉

均之乘舟也牽挽僕僕者日行不能百里順風揚帆則一瀉千里矣方其乘風破浪訊當其快意若或拔檣裂柁多起於揚帆之艦牽挽者無有也均之乘馬也按轡徐徐者不過數十里而止策鞭疾馳則瞬息數百里矣方其歷都越國訊追其後塵若或蹶蹄隋鞍多出於疾馳之足按轡者無有也今之宦海波濤利途疆鎖何以異此達人大觀寧拙而遲毋巧而疾終不以彼易此者安危之機灼然其

先見矣詩云潛雖伏矣亦孔之昭君子慎之哉

東粵素稱沃饒年来民貧盜起官司按之日急萑苻之警日益繁粵人有搆庵韶石間夙好焚脩者適遭其患訪眞子往過之見其色若死灰形若槁木愀然若有所不豫者問之曰何乃爾曰為盜所苦曰官司如之何曰保甲有法哨守有備緝捕有格弭盜之術淅不詳矣盜竟不息柰何訪眞子曰子所言者治之

之具也非其要也子好道試以道喻夫人身效用在百骸而主持在一心心苟多欲百盜競起目貪於色盜起於目矣耳貪於聲盜起於耳矣口貪於味盜起於口矣鼻貪於香盜起於鼻矣四肢貪於安逸盜起於四肢矣凡其朝突吾門戶夕鑿吾垣墻驅於東而發於西者孰非多欲以召之哉子能堅持爾四大謹閉爾六門固脩爾神室澄心絕欲澹然無爲則六盜自爲之屛息矣且吾聞粵之爲關

也無地不設關之榷稅也無物不有稅之充官用者什一入私囊者什九官既漁民之利而奪之矣矧常賦有耗羨之征贖鍰有法外之罰以是刻削其民民之財日竭而生計日以蹙安得不羣起而為盜乎官是土者果能廉靜寡欲不殖貨利於凡無名之稅法外之科一切罷去則民既安於生業之有利而不苦於科斂之為害即驅之使為盜不從矣蓋官猶心也民猶百骸也心得其職何患百骸

之為累哉粵人聞言三歎而去

水能內照而不能外觀陽在內而陰在外也火能外照而不能內觀陰在內而陽在外也故畫卦者置乾爻於坤之中則為坎置坤爻於乾之中則為離坎離之象水火之證乾坤之交陰陽之機無不互根無不相濟易道盡之矣

人之患無不由巳作之者陰刻者無後奢侈者易貧猜忌者親離貪暴者衆叛言誕者招尤

行肆者名敗匪直人事是亦天道孰非患之由已作者此猶其遠者也好飲必亂性好食必傷胃好睡必致腫好樂必蕩神好色必竭精好馳必傾跌好鬬必損身苟充好之禍必隨之孰非患之由已作者此猶在外者也一念喜則氣散一念怒則氣湧一念憂則氣鬱一念思則氣結一念懼則氣餒一念粗則氣喘念從心起氣從心動患即從心生矣作於已者益微召夫患者益切故君子慎獨不但

可以脩身即養生之道不外是也昔部康伯遇神人授以衛生之術曰自身有病自心知身病還將心自醫心境靜時身亦靜心生還是病生時噫斯言眞得養生之要哉

水能尅火得金以収之則水温而火之用不窮木能尅土得水以滋之則木盛而土之功益著五行之利未始不相資以有成也善導天地之利者當自得之

古今人何不相及哉今人作事動求成法成法

者古人已試之良法若六經子史所載嘉言善行是也令人而果能取法乎古不亦善乎茍欲一一盡合乎古人恐有未能亦有未當者成法又安在乎試觀堯舜之揖讓湯武之放伐周公之誅管蔡前人何嘗有行之者堯舜湯武周公獨行之彼何所取法哉法乎天則而已所謂天則者質諸神而無疑俟諸聖而不易者也令人而能動中乎天則協之理而當焉反之心而安焉求之中而無太過爲

無不及焉不必合乎已試之成法自足爲當今之良法矣

天遊子適粤三月返棹東歸焚香靜坐因指席間之爐而歎曰天下之物未有不虛而能容者此爐握之不盈一掬惟虛故能容其爐所凭小几揆之不盈數尺惟虛故能容其爐所乘扁舟其倉不過數丈惟虛故能容其几且并人而共載之矣推窓眺望江流汩汩濟艇往来莫知其幾信知此水惟虛故能容其舟

顧瞻大地、紅塵滾滾、綠野靡靡、四海百川、無不承載、信知此地、惟虛故能容其水、極目仰觀、茫茫宇宙、遠不可既、廣不可量、信知天惟虛也、故能容其地、又并山河四部函蓋畜之矣、夫物以漸而大、器以漸而寬、所容亦以漸而多、彼有拉一長、懷一智、即與人相角、而不相下者、觀此亦可以自省矣、

氣運於天而灰動於管者陽之神虛而能通也聲發於此而響傳於彼者谷之神虛而能應

也君子默運於中無機不通慎發於外無感不應惟其心之虛而已矣

善治事者順其理理得則觀其成不多事而增擾也善治民者順其情情安則聽其便不咈民而生亂也善治水者順其勢勢歸則從其趨不與水而爭利也善脩身者順其性性盡則無施而不當不戕性以立異也善受命者順其天天定則無入而不得不違天以圖倖也善養氣者順其機機運則生生而不息不

逆機以妄作也聖人之所為無不順應之也者何容心於其間哉

天地不言而化成日月不言而化光雨露不言而化滋江河不言而化流萬物不言而化普機之不容息者本不待言而顯亦非言之所能盡彼談性命者求之言詮所得必不深矣

有天下者須精神貫攝乎天下斯萬邦協和天下之民得其所有國者須精神貫攝乎一國斯百姓乂安一國之民得其所有家者須精

神貫攝乎一家斯九族敦睦一家之人得其所有身者須精神貫攝乎一身斯血脈流通五官四肢各從其令匪直動中天則即百病亦不生矣然則呼吸之閒幾微之際道無乎不在也體道者何以使精神之貫攝哉

人之一身目能視耳能聽鼻能臭口能言四肢能動方其氣聚形生百體犂然各效一靈不相假借不相凌奪是孰使之然哉神之萃稅而生也及其氣散形殲頹然如糞土向之效

靈若寐然無一之能存神之離我而去也夫此神之在人為生生不息之機善養者得之不善者失之耳茍求其故其造端也曷從而始其究極也曷從而終其来萃也曷從而致力其得之也曷從而體驗是必有其道也審此而長存之谷神可以不死矣

宰執而不二者天地之心運行而不息者天地之氣心至虛故常靜氣至實故常動乾坤所以不毀人能虛其心可以合天地之心實其

氣可以合天地之氣虛實有常動靜無間可以同天地之久

昭曠子尸居淵默返觀內照顧謂心曰咄哉爾心天之肖形惟汝家尊汝擁虛位獨居靈臺俾食模楞何不盡厥職也心曰君何發此言哉余為五官之宰百體之長一不從令是余之責余曰競競焉正色率屬無一敢違越於禮法之外者皆奉余之命也何曠職之有昭曠子曰豈謂是與心之為官虛而能通殫厥

所思方克稱職人心皆巧惟汝獨拙人心皆華惟汝獨實人心皆智惟汝獨愚人皆見利思趨而汝獨後人皆見害思避而汝獨立人於功名則思爭奮而汝獨不居人於爵位則思爭崇而汝獨甘於卑列凡百人情得喪榮辱若一無關於心者此所以謂汝曠職也心曰噫惟君云云余非不能為誠不樂為耳顧人所以日營營於富貴利達之塲者豈獨勞其心思已哉將降其志屈辱其身塗其面目

奴顔婢膝昏夜乞哀有妻子之所羞覩而不顧者乃得遂其所欲既勞其神并辱其身雖苟富貴何益於君君不見夫世之貪利慕祿者乎谿壑方盈而不免於陷穽朝秉樞要而暮登鬼錄者有矣以是徒勞其心吾不爲君願之也故與其逞吾之智毋若守吾之愚與其飾吾之華毋若存吾之實與其鬬吾之巧毋若抱吾之拙人以名利爲榮吾以無辱爲得人以富貴爲尊吾以無欲爲足彼方貽人

以危吾實貽君之安而君何不以余為德也

昭曠子曰良哉爾心雖無赫赫之名不忝循

循之令徽爾言幾眩惑於世之營營者矣今

而後吾與子遊神於太虛之表而相安於無

事之天

百川之水始於涓滴燎原之火始於灼爍參天

之木始於萌芽勢有必至理有固然察微知

著聖人所以慎之於始也

或厭城市塵囂而欲入山以求靜惡人事煩擾

而欲獨坐以求靜余曰入山求靜靜以山也
有時而出山仍不靜矣獨坐求靜靜以坐也
有時而離坐仍不靜矣然則靜安在不在山
不在坐在乎人之心爾苟得事心之要雖終
身城市日與人事應酬不害其為靜也不得
事心之要雖槁形巖穴老坐蒲團外若靜矣
而一念少弛火蛇游泆即在山在坐時且莫
知其所之也安得謂之靜乎然則事心如之
何曰心本太虛多欲為障心之不靜欲為之

累也果能一切嗜好貪嗔掃除廓清復還本
體外無所擾者內自安定不求靜而自無不
靜矣周子曰無欲故靜斯言誠得事心之要
哉
空空者聖心之本體與鄙夫之心體無不同也
叩兩端而竭者鄙夫之心體本如是其各足
聖人復還其本體非有加於所知之外也故
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
道不可見苟欲見道無物而不存也中不可執

苟欲執中無徼而不著也何以驗之試觀諸水與石焉水本無泡括之而泡生矣隨在而可括則隨括而有泡不括則泡湮泡何常生之有石本無火擊之而火出矣隨在而可擊則隨擊而得火不擊則火滅火何常出之有知此可以見道可以執中

問人存心黙坐一念不起即可謂之靜否曰此是氣定未可便謂之靜也若只如此求靜其平日病根尚多潛伏於中遇事觸發仍然妄

動矣須是盡去人欲獨存天理以之應物常

如本性方是真靜故以無欲為主自然能靜

以求靜為主未必無欲彼默坐者安得遽謂

之靜哉

六經具載聖賢大道固是後人師範然未有六

經之前作聖賢者自有心法不在典籍間也

吾人善法聖賢須先克治病根涵養本體方

入六經之髓若只淹貫羣籍博物洽聞謂之

經生則可謂之得道則未也今人有學脩玄

者一切陰符參同悟真等篇無不了了舉以
告人莫有能難之者自以為黃老復生不是
過也忽遇真脩者出試以下手丹訣口授工
夫叩之則茫然無所對矣余曰此趙括之讀
父書者也見聞之知何適於實用哉
心不可放放則縱肆而不能收斂心不可拘拘
則束縛而不得展舒孟子曰必有事焉而勿
正心勿忘勿助長也斯言雖為養氣之節度
實為存心之要

小事亦不可怠緩小人亦不可忽畧人人當然
况有民社寄者乎
寡欲不惟養神且足以任道寡言不惟養氣且
足以進德寡取不惟養廉且足以弭謗寡用
不惟養財且足以惜福寡交不惟養[illegible]且足
以遠怨
大道無情非氣不足以長養萬物氣化則物生
氣壯則物盛氣變則物衰氣絶則物死此生
長收藏之機萬物因之而成變化也人肖天

地同此一氣七情六慾交相震撓真氣耗極
形體消鑠而神自去矣故善攝生者在養氣
善養氣者在御情

人生在世如意之事常少不如意之事常多雖
大富貴之人亦所不免況貧賤者乎故佛家
謂之缺陷世界人能達此理而順受之則心
泰自無不足矣

心可逸形不可逸道可樂身不可樂形逸則怠
惰易流身樂則荒淫易恣故君子勞其形以

有爲而心則無時不逸焉憂其身以防患而道則無入不樂焉逸生於勞其爲逸也曰休樂生於憂其爲樂也曰裕

醯雞曰處於甕以甕爲之乾坤也故所知惟甕中之糟粕耳置之醴泉必驚而溺矣井鼃曰處於井以井爲之乾坤也故所知惟井中之污泥耳放之江海必躍而仆矣村夫村婦曰耕織於傴僂田野之區以村落爲之乾坤也故所知亦惟村落之蹊徑而已與之談國都

之境必駭而走矣彼有襲故紙之陳言勦述人之口昭未歷九垓而遽談天下事者相去能幾何哉知言者自能辯之

聖人不能無欲欲而有節欲皆天理凡人不知節欲無惑乎天理之日亡而身命之日促也試觀水火者常用之物世有蹈水火而死者用之不得其節也飲食者日給之需世有傷飲食而殞者給之不得其節也即此推之凡節於忿怒節於憂患皆足以忍性節於逸樂

節於驕淫皆足以保命節於視聽節於言動皆足以脩身節於財用節於使令皆足以齊家節於刑罰節於賦歛皆足以平天下聖人不外欲以存理故以之脩已以之安百姓無非順人情而爲之也

常人溺世者不離世間一切相厭世者必離世間一切相唯出世之聖人不離世間一切相而能離世間一切相能離世間一切相而不離世間一切相故磨不磷涅不緇堅白自如

惟孔子一人而已堯夫嘗有言曰必須了得世間事然後方能出世間

聖人有出世之法而無出世之心若有出世之心則是猒世而欲離世間一切相矣惟其無心故不離相而離相離相而不離相此其所以爲出世法也

心體不可不活工夫不可不死心體不活則疑滯而不圓融工夫不死則浮泛而不切實

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者非疾無名疾沒世

而無善之可稱也若君子存心惟求仰不愧天俯不怍人而已名之稱不稱何容心焉
古人為善不求人知有過不畏人知令人為善惟恐人不知有過惟恐人知
釋家以度世為佛果自度為羅漢果固分量大小之別亦成已成物之辨也自吾儒之道觀之孔子之老安少懷佛果也鳳歌之楚狂雞黍之丈人羅漢果也禹之視溺猶已溺稷之視飢猶已飢佛果也洗耳之巢由採薇之夷

齊羅漢果也顏子不死擴而大之則佛果矣彼有以顏為羅漢果者非惟不識顏亦不識佛也故孟子曰禹稷顏回同道
孔子曰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斯言若㫄謂小人𦾔苫由令觀之風之移人亦大矣蓋一人好道舉國無不談道一人好禪舉國無不談禪一人好兵舉國無不談兵好者倡談者和如影隨形如響隨聲雖欲卻之不可得而卻也矧又舉吾所好而是崇

是長是信是使彼效法者無不從風而靡矣甚至一言足以悅心一事足以穪繩則舉國無分言之中節事之當理與否莫不以言希幸以事求庸矣風之移人也豈直小人爲然哉

古之觀人也以目令之觀人也以耳任目庶幾近之猶有察之不得其精者况乎耳視則毁譽易起於愛憎訛言尤足以亂聽鮮有不失其實者矣吾試求人於道而世之談道者果

皆率由性真而登鄒魯之堂奥者乎求人於禪而世之談禪者果皆妙通圓覺而超頓教之上乘者乎求人於兵而世之談兵者果皆多多益善擒縱自由而足以建上將之旗鼓者乎以言求人而世之立言者果皆足以垂不朽乎以事求人而世之作事者果皆足以弘庥績乎一人譽之千百人從而附和之有所譽者果有所試而附和之者又果衆論之公乎實與不實無考也如世稱燕趙多佳人

其間有跛者眇者瓶盎者疥且瘍者并寵而愛之曰是亦燕趙佳人之一種也可乎哉噫觀人者當辯之

天下有眞是者人得而是之有眞非者人得而非之有似是而非者吾難於辯之彼易以混之彼得而混之則僞者進而眞者卻爲故抱荆璞者蒙刖足之刑則懷燕石者售矣按夜光者被按劒之色則拉魚目者前矣僞之亂眞聖人所以深惡而痛絶之也

中庸言誠明為性猶佛家以定慧為本誠者明之體明者誠之用本非有二物也即慧之時定在慧即定之時慧在定識定慧之旨即達誠明之理矣

嘗觀孔子之稱管仲曰如其仁如其仁稱子產曰有君子之道四聖人何取於霸佐乎弘恕之道以教萬世也故他日告子貢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其恕乎聖人垂恕之訓無非欲人切實近裏時見己過毋見人過斯

為學之善者令人纔學讀書便傍人口胳言人是非如矮人觀劇隨人道妍媸耳試觀告子之不動心孟子辭而闢之者正學術也今之闢告子者以其義襲以其助長遂視之真若冥然罔覺悍然不顧者流爲不知告子當時豈漫無所事於心者乎觀其自言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是不欲以其外者累吾心也又曰不得於心勿求於氣是不欲以其內者役於外也此告子之不動心是落禪家二乘

之義較之聖賢學問固不相侔其去流俗末技亦遠矣令人自反雖云讀書曰營營於利達之場非惟不知集義即求如告子之義襲助長吾知其不能也不能如告子而欲立人之朝任人之事即有作用其能如告子之不動心乎令人作用吾嘗見之矣遇功名則嗜之如虎遇富貴則聚之如蠅責人任事則吐氣揚眉身任微艱則倉皇失措見人有難則推井下石身臨小患則巧避不寧皆世稱賢

豪者之所為也其能如告子之勿求於心勿求於氣乎令時而有一告子者出焉吾知其忘情於利達必不若是之從從矣嗟乎余非有取於告子也蓋見夫世之闢告子而不知自反者為可哀耳恕之一言聖人垂教之意深哉

天下事不得已而應之者道尊而業廣無因而強為者力拙而功卑洪鐘無聲有扣乃有聲淵水無紋有風乃有紋著龜無兆有占乃有

玭故三聘勤而阿衡之勳始著後乘載而鷹揚之烈始弘監車釋而糾合之功始大皆不得已而應之者也不然荆山之璞非不為寶也悲泣而獻人皆賤辱之矣夜光之珠非不可貴也以暗投人莫不按劍相盻矣人不我求而強焉以售之者無慼乎其柄鑿之也吾人日用酬酢之間仕進功名之會果皆不得已而應之者乎是尚有無因而強為之者乎誠當慎所發矣

人之所以日與世紛爭而不已者內之好惡得喪勞其心外之榮辱毀譽撓其形是以隔膜便為吳越同室亦成仇讐曾不一瞬與化俱徂矣是果不可以已乎故達人以六合為一家萬物為一體泰山丘垤總是塵緣滄海江河莫非血淚蠢動含靈俱為膚爪況人為同類而相親尤吾之骨肉而可愛者疾痛痾癢自是關情縱不能盡如吾意番方哀憐之不暇而暇與之爭哉榮辱毀譽聽其自至好惡

得喪一不尤人恢恢乎如天之無不覆如地
之無不載匪直是以容物庶乎可以養心
道德性眞立命之根柢也榮辱毀譽外來之客
感也養盛者不以榮辱攖情識定者不以毀
譽動色是以輕羽在高遇風則飛細石在谷
逢流則轉唯泰山不爲飄風所動磐石不爲
疾流所廻然則脩道德而全性眞者尚何容
感之足累云
或問道曰道在無言或曰無言足以闡道乎昔

人有夾見麟而問嘗見者曰麟如麟也曰若嘗見則不問未見而云麟如麟何耶曰麟麕身牛尾鹿蹄馬背問者曉然而悟今吾欲見道而予云無言無言何以見道乎曰問麟荅麟者麟之形也非麟之神也麟之神言之所不能傳予欲見道當自得之言外

人

人之懿德碩行或有晦於一時而彰於日久有不白於生前而顯揚於身後者謂蓋棺論定也自余觀之亦有不盡然者傳記蔡邕性篤

孝母滯病三年邕歷寒暑未嘗解襟帶寢母
卒廬墓側動靜以禮有兎馴擾室旁木生連
理遠近竒之與叔父從弟同居三世不分財
產鄉黨高其義此邕之懿行大都也後世作
劇本者乃稱邕贅婚相府親在不顧養親死
不歸葬至今傳演不變不識作者何意而邕
獨蒙此惡聲噫世之類邕者恐不少也蓋棺
之論豈盡足憑哉
日之初生何如夕陽之景而升沉之勢則殊月

之方朏何如下弦之光而盈虧之勢則異一簣之山不足以當垂成之九仞彼方向往不已此則頽然故墟進止之勢自別也然則國脉之強弱在德不在險血氣之盛衰在神不在形

猩猩能言尤逆知人姓名機械然性嗜酒輙飲輙醉多為人所執故人欲執之者必先具酒以待彼初猶與同類相戒曰此其欲誘吾輩而設之者且詈且走飄然不顧而去然終不

能忘情於酒須臾復至其處顧而笑之又相戒曰姑試飲毋至醉墮其計中及飲之甘則竟忘前戒莫不絕倒斯人得以縛之矣嗟乎貨利之場衽席之上禍之所伏尤毒於酒者何限也世人明知禍機不能忍於情之所好竟以敗亡者豈獨一猩猩哉

木之高也風必摧之岸之高也水必崩之行之高也人必忌之是以姬旦精忠猶謗不利之流言宣尼粹養未免喪狗之多誚聖人處此

其心未嘗動也蓋植木者培之愈固何欲
於風脩崩岸者築之愈堅何咎於水聖人之
見恩也惟脩身以俟之終不歸咎於人
聖人之心其空也如鑑其靜也如淵鑑之為體
本來無物物來則應照物不礙物去不留淵
之為水風生則紋見風息則紋止未有紋先
無加於靜也既有紋後不汩於動也聖人之
心得其常而已矣
道範天地天地不足以盡道道疑聖人聖人不

足以盡道苟天地聖人而足以盡道則亦非道之至矣

聖人之知所以異於衆人者非物物而爲之知也惟其心體常明常覺無微不照故於天下之物無所不知如是耳若衆人不求知於心而求知於聞見是以逋一物反添一碍多一識反增一障知愈深而心體愈蔽其去聖人之知益遠矣

今人譚性命者旣獸聞見爲支離便專言空空

為得心學之要一切物理俱棄而不講不知聖人之心學亦非教人遺棄物理也即心即理即理即心小德川流大德敦化無物不空無物不有無物不具於心也

倦游子嘗阻風鄱湖泊舟鷄磯山下見一艨艟揚帆溯流意甚得也須臾為風所敗舟中人泅從過半所載漂流沉盡尚餘扶篙櫓而浮者數人勢甚危迫時湖濱有小舟舟命往救之至則惟利其所有彼被溺者一不顧也幸舟

人有善浮水者援而登岸倦游子呼僕給薪粒予之燎衣充腹甫活什餘命歎曰余有濟人之心而無其具湖人有濟人之具而無其心世之當權者苟存其心於濟物則雖一命之微於物無不濟矣豈可徒嗜利祿為哉

覆舟人方援至岸湖人之操小舟者則鈎取漂遺忻忻滿載而歸矣二人顧利爭執不已相與訟至前倦游子為舟人曰若被溺時惟求得命安望得財彼湖人衝風冒險豈肯為汝

脱一不利并諸所遺問之水濵俱化為烏有矣謂湖人曰若為地方見溺不援惟幸人之危而利其有若不仁况若所得咸彼故物盡其有而取之若不義不仁不義後必有禍能聽余剖清各半不然惟赴官治之衆咸悅服扣首謝去余歎曰舟人得命思利湖人見利忘命二人之病均烏財利之溺人深何至死猶不悟也時壬辰三月九日偶有此事姑記上二條

倦游子方聽湖濵之訟推窓遠眺見揚帆湖上

者往来如故也榜人欲啟行乃作而遏之曰前舟之覆禍非不慘矣而行者接武肆然罔忌何無知哉貪心所使也然則人之急於趨利也者有不速於被害者乎噫利之為害豈獨覆舟然哉故達人以不疾為速無危為利

榜人乃止

辱莫大於躁進禍莫大於貪得躁進者必不安分貪得者其欲無厭以不安分之心逞無厭之求鮮有不取辱而遭禍者譬之鳥焉無垂

天之翮而欲效扶搖之飛強刷其羽力斯屈矣不若榆枋之為安也本延頸之態而欲食吞舟之魚未置其喙氣先憊矣不若荷下之魚雅也噫世之好大妄圖見利爭趍至取敗亡而不悟者反鳥之不若矣善乎猶龍氏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

人身如木人心如火人知火之生於木不知火之足以焚木也知心之宰乎身不知心之足以殺身也蓋火不得木則不發木盡而火微

矣人之四肢百骸無不聽命於心而心思之運用千緒萬端日夜㸂膏如火生焰卒無寧時膏銷則氣鑠氣鑠則心竭心竭則身亦隨之而亡矣故道家惟以定息少思爲養生之本亦種火法也

人之居常自言能輕名利者未見其能輕也臨名利而不苟取者斯謂能輕名利之人然猶拘於勢之不能取者未見其眞能輕也得名利而不加欣失名利而不加戚澹然如水一

毫無所動於中斯謂眞能輕名利之人噫安
得斯人而與之忘名利也
天遊子登匡廬之巔見羣峰羅列或起或伏若
揖若讓曰高哉山乎誰不仰止須臾嵐霧蔽
障虎豹跳躍猿猱飛渡則樵人爲之投斧矣
泛彭蠡之澤見洋汪浩蕩容納百川吐吞日
月曰大哉水乎孰測津涯須臾狂風震撼怒
濤相擊巨浪拍空則漁父爲之棄網矣退而
息諸大觀之亭凝神太虛之表須臾仰見白

雲出於山而不碍於山暎於水而不溺於水往來無心卷舒自得布之則彌漫六合歛之則退藏寀密瞻之不離吾前即之又不可幾及乃作而歎曰妙哉雲乎物至是極矣夫三者均為天地之積氣山川佳麗猶滯於形也雲物變幻化莫能測也人心能靜與山俱乎不能必其無猛獸之藏能動與水遊乎不能必其無波濤之蔽惟與雲物為徒呈象太空忘情勞逸動止不拘悠悠順適其施也無方

其狀也無迹通達萬變作聖之則
事理成於舒徐而多失之驟人情爭於平易而
多失之暴蓋舒徐則詳審精密其成也不搆
而自集爲驟則無叙無叙則躁躁則事有後
悔矣平易則和樂可親其爭也不戒而自薦
爲暴則無當無當則離離則人不用命矣故
君子無欲速無已甚
世之往往欲謝絶人事屛棄天常超然物外爲
脩道之要余曰道在人事離人事非道也道

在天常離天常非道也今夫米非杵舂則糠粃不去愈搗則愈潔白矣金非火煉則渣滓不融愈煉則愈精美矣人能於人事天常之理日擣日煉則氣質日化性眞日見惰道之要何以加此道家曰大隱不出朝市佛家曰擔柴運水總是神通二氏之學且然况吾儒之道豈假方外以求之哉

或問長生不死有術乎無生子曰上壽不過百歲長生不死吾未見其人吾不能知其術也

無已則有卻病延年之說爲世之所云卻病者咸曰薄滋味節淫欲寡言語戒嗔怒保形煉氣如是數者而已爾然此猶治表之術也余之所謂卻病者卻吾心之病焉耳蓋人心本自定靜本自泰然何病之有惟遇貨財則思爭奪是貨財爲心病矣遇功名則思擠排是功名爲心病矣遇勢焰則思趨附是勢焰爲心病矣遇睚眦則思報復是睚眦爲心病矣遇患害則思推避是患害爲心病矣未遂

則心病於患得旣遂則心病於患失以是日攻於心則病日入於膏肓雖有外之所養終不勝其內之所擾此扁鵲之所以望而走焉者也壽焉得而不促乎茍欲治病先治其心一切榮辱得喪俱不足爲吾心之累即小之而疾病不以疾病累其心大之而生死不以生死累其心使清明之氣常在吾躬將見心日以廣體日以胖不期壽而壽益增矣故無逸永季之訓諄諄以三宗文王爲首稱者無

非敬慎無非抑畏無非去其病心者而已他
又何術爲道書亦云黄老悲其貪著乃以神
僊之術漸次導之耳其微旨可識矣
以智籌人者人得以智制之以勇角人者人得
以勇勝之以辯禦人者人得以辯屈之惟以
德服人者人無所不服矣墨魚出游必吐黑
沫以自庇藏身之術何巧也詎知海人因其
沫而取之無遺其所以自庇也者適所以自
害者乎故君子藏智於愚藏勇於怯藏辯於

納無所用術焉

駝大逸樂者必有大憂患圖大貨利者必有大折挫利害之機昭著秉燭著若明窗無欲者去之惟恐其不遠矣世有貪昧之夫於禍機所伏昧爲罔察而日夕營營於遊樂之塲貨利之會如飛蛾之投夜燭蒼蠅之觸曉窗知往而不知返知進而不知退以是而得免於敗亡者誠鮮哉

君子見善必從若決江河不敢一息懈也善斯

成性視之若未有為急人之難若赴湯火不敢一息緩也紛難既解視之若無事焉彼有行義而急於自表施恩而望報於人者亦淺丈夫之所為矣

道傍之柳入土不盈尺覆陰不尋丈種不數年而榮者枯植者仆偃蹇者拔無他戕之者衆也岱華之松枝干九霄根通三泉歷霜雪而不凋經風雷而不震千秋億載挺然聳秀與山岳相終始者無他去於害者遠也以是知

人之福澤久近精神盛衰頓培養何如耳心惟虛也故靈靈則無所不通物來而順應矣人之所以不能順應者葢由目見聲色貨利則以亂其心耳聞是非毀譽則以撓其心心為耳目所撓亂則此中無非私欲塡滿安能得虛不虛安能得靈無惑乎應事之倉皇而多昧也學道者有見若不見有聞若不聞一切物累不加於心其心自虛其虛自靈譬之於鏡塵蔽則暗塵去則明自然之理也

虛靈本為一體未虛求靈反傷於虛凝神於虛靈自生焉葢靈者心之照也人初得靈闕而喜照照多則神損神損則氣漏氣漏則精耗而道體亦不永固矣故大人含光藏耀適虛歸實神與道合心與法通守之以默一毫不敢妄洩焉

聖人之道不離於常而其行事不泥於迹達節者善觀之故父頑母嚚親心未易順也或有不告而娶主少國疑人情未易安也而或廢

亦由由用行舍藏之節不可易也而或席不暇煖彼豈不知順令之為孝尊主之為忠潔身之為義乎蓋道有所重不得不變而通之

噫嘻聖人所為淺見者豈易識哉

古之任事也常有餘倫任人也常有餘力理財也常有餘用是以事集而不困力勞而不倦財裕而不窮民日見其多壽聖人仁天下之術至也末世事至無倫使民若耕犢窮日之力乃止斂財則取之盡錙銖凶荒不知蠲恤

是以民日窮促而至於夭札者政實使之然

夫
名高者多忌業崇者易傾物盛者必衰日中而
昃月盈而虧天之道也功成而不身退難乎
免於禍矣此文種之所以見殺於越韓彭之
所以誅夷於漢也詩云既明且哲以保其身
陶朱子房得之

作善者必獲福有不獲福者善之未至也作惡
者必受禍有不受禍者惡之未盈也

福無倖致有倖致者此為非望之福其福必不能久君子不謂之福憂之而已禍無横來有横来者此為無辜之禍其禍必不甚重君子不謂之禍安之而已

六

無福甚倖而獲福安知福之不為禍也本無禍甚禍而致禍安知禍之不為福也昔人有無故獲璧而因以招盗得子喪明而因以免患者可以鑒矣福兮禍所伏禍兮福所倚天道不僭惟人自召君子慎所感哉

泰山之巔有石崔巍俯瞰山麓下有石澗不知其幾千丈深也山人指其處曰捨身臺為虛子游佽之日嘗見一人狀貌傴僂面有憂色低垂首若有所喪失披髮解襟至前顧左右曰吾獄塵鞅羈絆欲捨此身久矣第患足軟不能臨險有能扶我而上者吾當叩首謝之須臾扶至其處延頸逡巡顧左右曰我欲捨身念已真矣第患氣怯不能踴躍有能推而納之溝中者吾死當陰報之衆方舉手試之其

人不勝觳悚之狀乃咲而止馮虛子呼而告之曰噫子欲捨身不能自決而取決於人見亦左矣且子亦非眞捨身者吾與尒言捨身之道息尒七情淨尒六慾斷絕尒六根種種嗜好貪嗔惡皆捨去毫髮不留方為眞捨身非謂捨此血肉之軀已也況身體髮膚受之父母無故而委之於溝壑內不足以見志外不足以立名非直與草木同腐不過為饑鳥餓獸之食而已一死亦何益扎其人聞言悃

然若失舉首三頓而去馮虛子曰世之臨利害而不能自決至有生無益於世死無益於事者寧獨一捨身人哉

君子而有小人之事者事雖小人不害其為君子也小人而為君子之事者事雖君子不能掩其小人也郭汾陽勳名蓋世猶不免於窮奢之樂狄梁公忠蓋匡時乃周旋於女后之朝其人則是而其事則非矣慕逆如莽而能謙恭以下士奸雄如操而能厚禮乎壽亭其

人則非而其事則是矣後世若擁監國以絕曳望亦救時之良策也何至以弟拒兄遂乖天倫之重定考成以覈功實不過攬權之所為耳乃深得乎制治之規論事者不惟其人惟其當而已矣

崑山之石何異於碔砆縕玉則珍合浦之蚌何異於蠣蛤藏珠則美吾人血肉之軀與物類等耳得道則世為天下貴焉然則徒愛其軀而不知愛道者亦可賤矣

或問道曰道如飲食日用而不可缺也何以進道曰飢渴自知人不得而與其力也

或問求士於三代之上惟恐其好名求士於三代之下惟恐其不好名如之何余曰三代以上之士未嘗不好名其所好者實勝之名虛名則恥矣三代以下之士亦未嘗不好名其所好者虛浮之名實德則病矣

以物較身則身為重以道較身則身為輕苟不知身之當重則或以徇名或以徇利或以徇

食色或以狥逸樂或以狥奢侈凡欲之是為吾身累者無不以身狥之矣不知身之當輕則當大變臨大節凡事之遠害避難偷生畏死足為全身計者無不為之矣故君子以道狥身不以身狥物

或疑孔子生知之聖何以入太廟每事問也余曰聖人心體常明虛靈不昧此其所以為生知耳非事事物物而知之也若事事物物而知之則是聞見之知而非德性之知矣故曰

多聞擇善而從多見而識知之次也彼有以
雖知亦問者固為誣聖又有以聖人所不能
知知如問禮之類者是太廟中人知極其至抑
又賢於孔子矣豈知道之通論哉
莫堅於石水激之則小者衝突大者穿滴以柔
而制剛也莫柔於水風觸之則怒濤排空江
河逆流以無形制有形也故運吾之神而一
氣自能流通鼓吾之氣而百體自能從令剛
而未嘗不順於柔也有而未嘗不宰於無也

至道之妙無不備具於身矣

適岐子學道數年無所得乃造行素先生問曰道未易學與何學者如牛毛而成者如麟角也先生曰何以言之適岐子曰世之富貴者曰我非不樂乎道也入則憂其家出則憂其國以是累其心而日有不暇矣貧賤者曰我非不樂乎道也神瘁於空乏力疲於奔走以是累其心而日有不暇矣患難者曰我非不樂乎道也方憤其行之拂亂又虞其禍之及

已以是累其心而日有不暇矣以故知道之
未易學也行素氏曰信斯言也天下無可與
入道者豈知道在所居之位乎試觀古之人
富貴莫過於周公兼三王施五事握髮吐哺
不以為勞周公之樂道也何嘗為富貴所累
乎貧賤莫過於顏子不遷怒不貳過簞瓢陋
巷不以為憂顏子之樂道也何嘗為貧賤所
累乎患難莫過於虞舜耕歷山陶河濱浚井
塗廩不以為苦虞舜之樂道也何嘗為患難

所累乎君子處一化齊無入不得隨其所遇莫非進道之基也道何難學之有